

〈天間〉之史料性

傅斯年遺著

【前記】在《傅斯年檔案》中有一批殘稿，這些殘稿中有的屬於傅氏未完成的《民族與古代中國史》，但也有一些不屬於這個主題的作品。除了幾件曾經抄寫或較完整之外，它們一無例外的都非常雜亂、非常無組織，引文或不完全、或有錯誤，但從這些零玉碎金中卻又可以窺見不少精思勝義。

傅斯年一生忙迫，為了辦理他的學術事業，每天花在公務上的時間非常之多，在他個人留下的私人文件以及《史語所檔案》中，都可以看到他為了公務所寫的難以數計的函稿。在一天的忙累之後，傅先生往往在夜間才開始寫講義、寫文章。我們在這些稿子上看到的是一種極端忙迫的生活。此外，這些殘稿的引文常



傅斯年先生

有空缺或是錯字，偶而也有出處上的錯誤。從他的運筆及字跡看來，那些引文都是他爛熟於胸的，寫的時候很自然地從記憶中流出，一時記不起來的就暫先略過，等將來查證。史語所一位前輩先生告訴我，傅先生平時論學，如果想引證經書中的某些字句，會像電腦檢索般成段背誦，背到某一個地方便停頓說「在這裏」，然後再背，背誦的聲音一如打無線電發報機。而李田意先生在

一篇文章中也提到傅先生在耶魯養病時，有一次高本漢來看他，傅先生為了論證他對《莊子》某個問題的看法，便一大段一大段地背誦《莊子》，令高本漢大吃一驚。這種熟極而流的情形在這些遺稿中都可以看到。

也正因為這批遺稿很殘、很亂，所以整理起來非常困難。在整理時，我們儘量做到全依原稿，原稿有空格，打印稿便空著，有些實在無法辨識的字跡則打□。由於這些文稿寫得非常急促，不暇修飾，有些地方似乎是為求儘快表達而將很多的話濃縮成幾個字，故文章中常有過度簡約而顯得怪異的現象。同時，傅氏雖然是新文化運動中白話文的健將，可是他背過太多古書了，古書的句法常會跑到他的筆下來干擾文氣。在這些隨意快寫的文章中，就有一些不文不白的地方。

但是這些文稿中常有精思卓見閃爍其間，這也是我們決定將每一個殘碎的片段都儘可能整理出來的原因。這些遺稿至少有兩方面的價值，第一，儘管這些遺稿封存了超過半個世紀，故其中某些論點早已過時，但是仍有不少現在看來依然覺得新穎堅銳的見解。第二，這些遺稿在相當程度上是近代史學史或學術史的好材料，它們反映了傅氏及他那一代人的學術觀點。作為整理者，我們只是儘可能將文稿的原貌加以呈現，不敢擅做任何添改，間有校語，則放在附註中。在整理的過程中，劉季倫、潘光哲兩位先生幫了很大的忙，特此致謝。

(王汎森)

《楚辭》〈天問篇〉歷來不爲人所重視，猶之《山海經》不爲人所重視一樣。只有一般做駢體文的向其中搜尋些典故，好「雅馴」的史學家是決不會拿他當史料看的。這樣自然也有好處，否則古史的面目要弄到比羅泌還不成話。在我們不了解一部書的性質之前，最好不用他。但以近代人文學的眼光看去，《山經》、〈天問〉都不能算是「僞史」，都是些古代的神話故事。神話故事之比較研究，是最近七、八十年中歐洲文史學中的一大供獻，於是羅馬教的正統史觀與懷疑派的抹殺論，皆失其立點，而神話之有史料價值更不容懷疑。所謂神話故事之有史料價值者，不是說神話故事是信史，乃是說神話故事是若干早年民族之世界觀、歷史觀，可由其中找出社會的背景、宗教的因素、文化的接觸、初民的思想等等。〈天問〉一書以前人置之不理者，正以不了解他是一件甚麼東西。然自王靜安君用其中恆秉季德若干韻，和《山海經》之王恆故事與殷墟遺文參比，以證明商先王恆、亥兩代以來，我們應該對這兩書異眼相看。以如此渺茫的話語，竟與孔子、司馬子長所不可得而見之殷朝檔案配合，以證其本《史記》之脫誤，可知這兩部書必有所謂，必不能抹殺。

王逸敘述這部書的來源如下：

屈原放逐，憂心憔悴^①，彷徨山澤，經歷陵陸，嗟號昊旻，仰天歎息，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，圖畫天地山川神靈，琦瑋儼危，及古賢聖怪物行事，周流罷倦，休息其下，仰見圖畫，因書其壁，何以問之^②，以渫憤懣，舒瀉愁思。楚人哀惜屈原，因共論述，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。

這話裏邊有幾點待辯：一、古代圖畫神話故事廟壁事甚普及。《山海經》本是一部圖經，兩漢時宮中向有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桀、紂等像（《漢書》〈楊惲傳〉，戴長樂「上書告惲罪……」，惲上觀西閣上畫，人指桀、紂畫謂昌樂侯王武曰「天子過此一二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！」畫人有堯、舜、禹、湯不稱而舉桀、紂。）今所見武梁孝堂等祠刻石，當亦是由壁畫而來，則〈天問〉之文與壁畫有如何關係，本甚可能。不過應該先有故事後有壁畫，〈天問〉之辭專對故事而發，亦無不可。這是一件關係不大的事。此文之是否出于屈原，恐亦無從推定，且此點在這一篇所討論之題目上，亦無甚關係。不過此書之出于戰國，大約是無可疑的。獨王逸謂「其文義不次序」，頗不盡然。此文之間以神話爲單位，一神話所牽連，或及前人或及後人，稍有出入，不應以爲不次序。現在看來，此篇中果有一段不次敘，而此一段之錯亂可以其韻字不協爲證。現在如將此篇爲之疏證，決非短時所能，故不作此嘗試；但將其章節分析之，以見其史料之意義而已。（柳子厚之〈天對〉、朱子之以「理」作答，皆不切題，故不具論。）

我們在分章句之先，要提出三點來：

①「憔悴」，《楚辭》，《四部叢刊初編·集部》本（台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5），卷3頁1A，做「愁悴」。

②「何以問之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1B，做「何而問之」。

一、〈天問〉中所敘是戰國時流傳的神話故事，因這些神話故事之消滅，所以我們不懂得許多。

二、因這些故事與經典中之儒家化者不出一系，故我們覺得他有好些奇異，若知經典中的這些故事，也不過只是一種說法、一派流傳，而當時正有許多異說，或比經典所記儒家所傳更有勢力，這情形可以孟子所大辯特辯者為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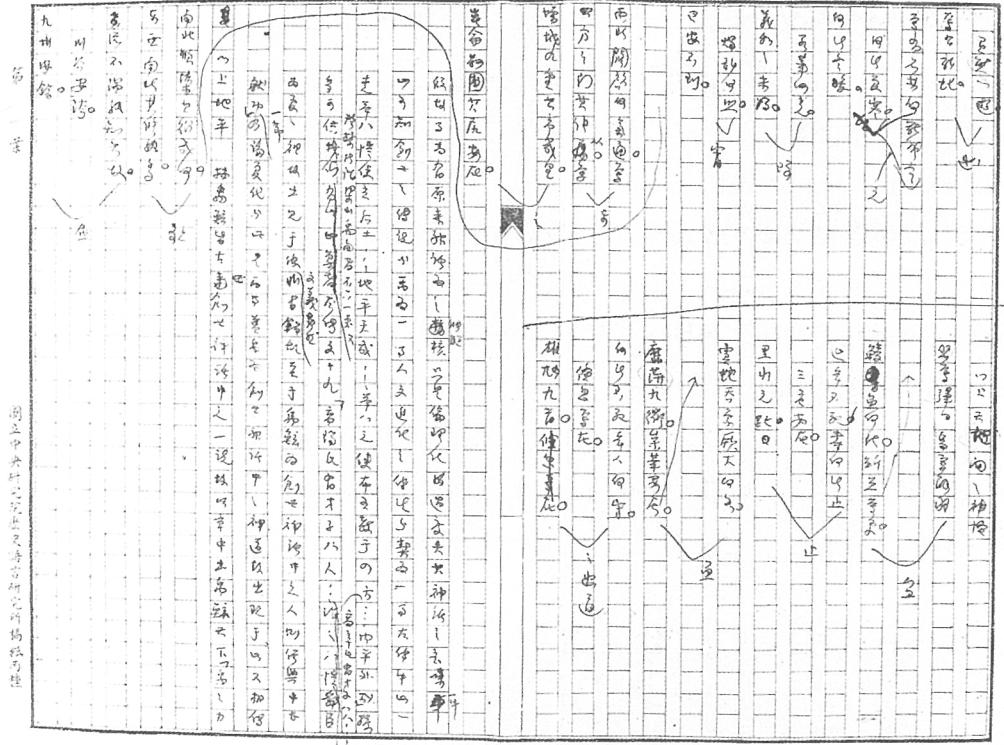
三、因異于經典，異于儒家，故章句家如王逸、洪興祖、朱熹等為之牽引附會，勉強以經典的話來解釋，于是尙可解釋的，也弄到不得其解的地步。

因此三點，我們可以有下列三個結論：

一、戰國時神話故事之流傳尙很富，這事實並可取以解釋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中若干話語的由來，若當時有人把這些神話故事以文學的方法寫下，中國亦可有《唯陀》，亦可有《創世紀》，亦可有荷馬，亦可有《尼不隆歌》。儒家的、雅馴的、著文的史籍之發達，正是掃蕩這些不著文的文學之最大勢力。

二、儒家本是戰國思想之一種，儒家的古史觀本是戰國若干古史觀之一種，儒、墨同出魯、宋，同用《詩》、《書》，而古史觀也頗有不同處(但同者不少)，遑論三晉之遺文、荊楚之南風。我們若知神話故事之流傳，其作用與劇本、平話等文體之演變一樣，其中前後可以倒置，是非可以互換，人物必然不齊，命義斷然不同；則《山經》、〈天問〉、墨子儒家之說，正為儒家傳說之背景作一反映。

三、歷史愈倫理化愈失實，愈哲學化愈玄虛，愈系統化愈不切。儒家思想本是充



<天問之史料性>原稿

分倫理化的，道家思想又是充分玄學化的，儒、道、墨又都是系統化的，故早年赤裸裸的神話，即赤裸裸的初民文學，一入儒藏（儒藏之雜，正和佛藏、道藏無二），頓改一個面目。今對〈天問〉，必一反王、朱、洪氏所為，揭去這個面目，然後他的神話故事的意義顯明，然後他的史料的作用活現。

〈天問〉按，曰〈天問〉不曰問天者，楚人語言，頗保存其早年異于華語之點。如左傳 年③：「楚人謂乳穀，謂虎於菟」，蓋此明證楚、夏語言之不同。又左傳 年④：「楚諺有之曰『室于怒市于色』。」⑤、《墨子》〈篇〉 野於飲食⑥，皆動詞在受詞之後。此是今所見吐蕃、緬甸語系之文法，而非中國暹羅語系之文法。王逸謂天尊不可問，故曰〈天問〉，真腐說也。

第一節 宇宙、天地、及創世^⑦

一 宇宙天地

曰遂古之初，誰傳道^⑧之？＼

幽

上下未形，何由考之？／

冥昭瞢闇，誰能極之？＼

之

馮翼惟像，何以識之？／

明明闔闕，惟時何爲？＼

歌

陰陽三合，何本何化？／

以上宇宙

圜則九重，孰營度之？＼

歌

惟茲何功，孰初作之？／

斡維焉繫，天極焉加？＼

歌

八柱何當，東南何虧？／

③ 原稿此處即空1格；應為《左傳》宣公四年。

④ 原稿此處即空1格；應為《左傳》昭公十九年。

⑤ 「楚諺有之曰『室于怒市于色』」，楊伯峻《春秋左傳注》（台北：源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82），頁1405，做「諺所謂『市于怒市于色』者」。

⑥ 原稿如此；此處應為《墨子》〈非樂〉篇；原稿於「野於飲食」4字前即空3格。

⑦ 原稿標題序號如此；以下標題序號或做「第×節」或做「第×章」者，悉依原稿。

⑧ 原韻目，傅氏於字旁加○者，因排版限制，悉改～符號。

九天之際，安放安屬？＼

侯

隅隈多有，誰知其數？／

天何所屬⑨，十二焉分？＼

文真通

日月安屬，列星安陳？／

出自湯谷，次于蒙汜。＼

之

自明及晦，所行幾里？／

夜光何德，死則又育？＼

幽

厥利維何，而顧菟在腹？／

以上天成。

女岐無合，夫焉取九子？＼

之

伯強何處，惠氣安在？／

何闔而晦，何開而明。

角宿未旦，曜靈安藏？⑩

陽

不任汨鴻，師何以尚之？

僉曰何憂，何不課而行之？

鵠龜曳銜，鯀何聽焉？＼

耕

順欲成功，帝何刑焉？／

永遏在羽山，夫何三年不施？＼

歌

伯禹腹鯀⑪，夫何以變化？／

纂就前緒，遂成考功。＼

東

何續初繼業，而厥謀不同？／

洪泉極深，何以寘之？＼

真文通

⑨「天何所屬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4A，譚戒甫，《屈賦新編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1982），頁409，均做「天何所
眷」。

⑩此行上另有「天成」二字。

⑪「腹鯀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6B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0，均做「愾鯀」。

地方九則，何以墳之？／

應龍何畫？＼

支

河海何歷^⑫？／

魚玄何所營？

禹何所成？

耕

康回憑怒^⑬，地^⑭何故以東南傾？／

九州安錯？

川谷安洿？

魚

東流不溢，孰知其故？

東西南北，其修孰多？＼

歌

南北順壞，其衍幾何？／

崑崙縣圃，其尻安在？＼

之

增城九重，其高幾里？／

四方之門，其誰從焉？＼

東

西北闢啓^⑮，何氣通焉？／

以上地平。按，禹、鯀皆古時創世神話中之一說，故此章中出禹、鯀其下「禹之力獻功」一節，乃論夏代，與此是兩事。蓋禹為創世神話中之神道，故出現于此，又相傳為夏之祖，故出見于彼，文義顯然非有錯亂。至于禹、鯀為創世神話中之人，則經典中甚多可供證據。所謂梁山禹甸者，不只一處，又有此印象者，《左傳》文十九^⑯：「高陽氏有才子八人……謂之八愷。高辛氏有才子八人……謂之八元。……舜臣堯，舉八愷，使主后土，……地平天成。舉八元，使布五教于四方，……內平外成。」據此可知創世之傳說與禹為一事，人文進化之傳說與契為一事。《左傳》中此一段故事尚有原來神話為之細胞核，只是倫理化的過度，失其神話之意味耳。

^⑫「應龍何畫」、「河海何歷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7A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0，均做「河海應龍，何畫何歷」。

^⑬「憑怒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7B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0，均做「馮怒」。

^⑭「地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7B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0，均做「墜」。

^⑮「闢啓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9A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0，均做「辟啓」。

^⑯ 原稿如此；本段出處當為《左傳》文公十八年。

日安不到，＼
宵
燭龍何照？／
羲和之未揚，＼
陽
若華何光？／
何所冬暖，
何所夏寒？
元
焉有石林，何獸能言？／
焉有龍虬，＼
幽
負熊以遊？／
雄虺九首，
儻忽焉在？
之幽通
何所不死，長人何守？
靡薄九衢，梟華安居？＼
魚
靈蛇❶吞象，厥大何如？／
黑水元趾❷，
三危安在？
止
延年不死，壽何所止？／
鯀魚何所？
鯀魚❸焉處？
魚
翌焉彈日，烏焉解羽❹？／

以上天地間之神怪。

第二節 夏后一代

❶「靈蛇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12A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1，均做「一蛇」。

❷「元趾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12A，《屈賦新編》。頁411，均做「玄趾」。

❸「鯀魚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12B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1，均做「鼈堆」。

❹原稿即未標明此行之韻目。

禹之力獻功，降省下土方。＼

陽

焉得彼嶧山女，而通之于台桑？＼

閨妃匹合，厥身是繼。

?②

胡爲②嗜不同味，而快鼉飽？

以上敘夏之開代由于禹之降嗣于下土。

啓代益作后，卒然離蠻。＼

祭

何啓惟憂，而能拘是達？＼

皆歸旣箇，而無害厥躬。＼

中

何后益作革，而禹播降？③／

啓棘賓商，九辯九歌。＼

歌部

何勤子屠母，而死分竟地？＼

以上益、啓故事。

帝降夷羿，革孽夏民。＼

眞

胡旣夫河伯，而妻彼雒嬪？＼

馮珧利決，封豨是旣。＼

魚

何獻蒸肉之膏，而后帝不若？＼

浞娶純狐，眩妻爰謀。＼

之

何后羿之射革④，而交吞揆之？＼

阻窮西征，巖何越焉？＼

祭

化爲黃熊，巫何活焉？＼

咸播秬黍，莆蕷是營。＼

耕

何由并投，而鯀疾修盈？＼

① 原稿如此。

②「胡爲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14A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1，均做「胡維」。

③ 原稿即未標明此行之韻目。

④「何后羿之射革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16B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2，均做「何羿之射革」。

白蜺嬰茀，胡爲此堂？＼

陽

安得夫良藥，不能固臧？＼

天式從橫，陽離爰死。＼

脂

大鳥何鳴，夫焉喪厥體？＼

萍號起雨，何以興之？＼

蒸

撰體脅鹿，何以膺之^㊱？＼

鼈戴山抃，何以安之？＼

元

釋舟陵行，何以遷之？＼

惟澆在戶，何求于嫂？＼

幽部

何少康逐犬，而顛墮厥首？＼

女岐縫裳，而館同爰止。＼

之

何顛易厥首，而親以逢殆？＼

以上羿篡、少康故事

湯謀易旅，何以厚之？

覆舟斟尋，何道取之？^㊲

桀伐蒙山，何所得焉？＼

之

妹喜桀虐^㊳，湯何殛焉？＼

以上夏亡故事

第三節 虞

舜閔在家，父何以饁？＼

文真通

^㊱「撰體脅鹿，何以膺之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18A，做「撰體協骨，鹿何膺之」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2，做「撰體協骨，鹿何膺之」。

^㊲ 原稿即未標明此二行之韻目。

^㊳ 「妹喜桀虐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19B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3，均做「妹嬉何肆」。

^㊴ 「意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20A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3，均做「億」。

堯不姚告，二女何親？／
厥萌在初，何所意㉙焉？＼
之

墮臺十成，誰所極焉？／
登立爲帝，孰道尚之？＼
陽

女媧有體，孰制匠之？／

舜服厥弟，終然爲害。＼

祭

何肆犬豕㉚，而厥身不惟敗？／
吳獲迄古，南嶽是止。＼
之

孰期去斯，得兩男子。／

按以上二韻孟舜至蒼梧之故事

緣鵠飾玉㉛，后帝是饗。＼

陽

何承謀夏桀，終以滅喪。／

帝乃降觀，下逢伊摯。＼

祭

何致伐鳴條㉜，而黎服大說？／

按，當時傳說，蓋有虞氏之後助夏，爲湯、摯所滅之一說。所謂承服，夏桀言也。虞之一章在夏后氏之後者，明當時傳說虞、夏各爲一系，並由商人吞之也。商均一名，準以丹朱之例，商、丹皆地名，朱、均皆人名，商代之前有以商名邑者，則此一部落先據商地，見滅于毫人。然則虞之腐國見併于毫人，經傳固曾涉及，《天問》此說非無參證也。

第四節 商人一代

簡狄在臺，譽何宜？＼

? ㉙

玄鳥致貽，女何喜？／

㉙「彖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20B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3，均做「體」。

㉚「玉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20B，做「王」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3，做「玉」。

㉛「何致伐鳴條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21B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3，均做「何條放致罰」。

㉜ 原稿如此。

該秉季德，厥父是臧。

陽

胡終弊于有扈，牧夫牛羊？／王靜安云，有扈當爲有易，下同。

干協時舞，何以懷之？＼

脂

平脅曼膚，何以肥之？／

有扈牧豎，云何而逢？＼

東

擊床先出，其命何從？／

恒秉季德，焉得夫朴牛？＼

⑬

何往營班祿，不但還來？／

昏微遵跡，有狄不寧。＼

耕

何繁鳥萃集⑭，負子肆情？／

眩弟並淫，危害厥兄。＼

陽

何變化以作詐，而後嗣逢長⑮？／

以上湯之先世。恆、亥傳說，見王靜安所考。

成湯東巡，有莘爰極。

何乞彼小臣，而吉妃是得？

水濱之木，得彼小子。

之

夫何惡之，媵有莘之婦？

湯出重泉，夫何皇尤？⑯＼

之

不勝心伐帝，夫誰使挑之？／

以上湯。

會鼈（按，鼈當爲鼈：孟之借字也，此謂會于孟津。）爭盟，何踐吾期？＼

之

蒼鳥群飛，孰使萃之？／

⑬ 原稿即未標明此行之韻目。

⑭ 「集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23B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4，均做「棘」。

⑮ 「而後嗣逢長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24A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4，均做「後嗣而逢長」。

⑯ 原稿即未標明此二行之韻目。

列擊①紂躬，叔旦不嘉。
何親揆發定③，周之命以咨嗟？④

歌

授殷天下，其位安施？
反成乃亡，其罪伊何？
爭遣伐器，何以行之？\

陽

並驅擊翼，何以將之？/

按，以下云「昭后成遊……抄至……卒然身殺」⑤共八韻，皆論周後代事，不應夾在紂事之中，且末二句佑、殺二字不成韻，明其有錯亂，必是下句一簡共十句，錯入此中者。今移于「受禮天下，又使至代之」之下，文理自然成次序。

彼王紂之竊⑥，孰使亂惑？\

之

何惡輔弼，讒諂是服？/
比干何逆，而抑沈之？\

東侵借韻？⑦

雷開阿順，而賜封之？⑧/
何聖人一德，卒其異方？\

陽

梅伯受醢，箕子佯⑨狂。/

以上殷亡事。

第五節 周代

稷維元子，帝何竺之？\

幽

投之于冰上，鳥何燠之？/
何馮弓挾矢，殊能將之？\

陽部

①「列擊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25B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4，均做「到擊」。

③「定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23B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4，均做「足」。

④原稿即未標明此行之韻目。

⑩原稿如此：細繹文意，當係欲整理者鈔錄全文；按，全文見下。

⑪「竊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28B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5，均做「躬」。

⑫原稿如此。

⑯原稿即未標明此二行之韻目。

⑭「佯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28B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5，均做「詳」。

既驚帝切急⑤，何逢長之？／

以上周先代。

伯昌號衰，秉鞭作牧。＼

之

何令徹彼岐⑥社，命有殷國。／

遷藏就岐⑦，何能依？＼

脂

殷有惑婦，何所譏？／（按，此謂文王諫紂王，以至囚于羑里之故事。）

受賜茲醢，西伯上告。＼

幽

何親就上帝罰，殷之命以不救。／

以上文王。

師望在肆，昌何識？＼

之

鼓刀揚聲，后何喜？／

武發殺殷，何所悒？＼

緝

載尸集戰，何所急？／

伯林雉經，維其何故？＼

魚

何感天抑墜，夫誰畏懼？／

皇天集命，惟何戒之？＼

之

受禮天下，又使至代之。／

以上周人滅殷故事。

昭后南遊⑧，南土爰底。＼

脂

厥利惟何，逢彼白雉？／

穆王巧梅，夫何周流⑨？＼

幽

環理天下，夫何索求？／

⑤「急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30A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5，均做「激」。

⑥「岐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30A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5，均做「岐」。

⑦「岐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30B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5，均做「岐」。

⑧「南遊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26B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4，均做「成遊」。

⑨「夫何周流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27A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4，均做「夫何爲周流」。

妖夫曳衡，何號于市？
 周幽誰誅，焉得夫褒姒？
 之
 天命反側，何罰何佑？
 齊桓九會，卒然身殺。——殺字不成韻 ①
 以上周後代事

第六節 南國

初湯臣摯，後茲承輔。
 何卒官湯，尊食宗緒。②

按，此處忽入湯、摯事，至甚不齊。然此篇論人事各韻，最重要之意爲君臣相得則治，相左則亡，故于湯、摯之事凡三見，猶之〈離騷篇〉之命意一樣，〈離騷〉中彭、咸亦三見，彼處彭、咸凡三見，一覺無可奈何即歸于彭、咸。此處湯、摯凡三見，一論君臣相得即喻以湯、摯；彼篇歸結于「吾將從彭、咸之所居」，此篇歸結于「何試上自予，忠名一彰」③，文同一理，蓋均所謂「反覆三致意焉」者也。又楚人文化一部分直接殷商(說見本書之 葉④)，則楚人神話故事中必有商之一系居其前部，故彭咸在〈離騷〉中居最重要之位置，此篇敘南國之前先之以商事，非不可解也。

勳闔夢生，少離散亡。＼

不合韻

何壯武厲，能流厥嚴？／(江據王、洪云，「當作莊」)⑤ (按，此二句如是謂壽夢、闔廬事，應不在此處，且下文「吳光爭國，久余是勝」，字正與亡、莊協，當與彼通。)

彭鏗斟雉，帝何饗？＼

陽

壽命永多，夫何長⑥？／

中央共牧，后何怒？＼

魚

蛾微命，力何固？／

驚女采薇，祿何佑⑦？＼

① 原稿如此。

② 原稿即未標明此二行之韻目。

③ 「何試上自予，忠名一彰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 頁35A，做「何試上自予，忠名彌彰」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4，做「何試上自序，忠名彌彰」。

④ 原稿此處即空1格。

⑤ 原稿如此；按，江，當即江有誥，著《楚辭韻讀》。

⑥ 「夫何長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 頁32A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6，均做「夫何久長」。

⑦ 「祿何佑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 頁33A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6，均做「鹿何祐」。

之

北至回水，萃何喜？／

兄有噬犬，弟何欲？＼

易之以百兩，卒無祿。／

薄暮雷電，歸何憂？

厥嚴不奉，帝何求？幽^⑦

伏匿穴處，爰何云？

荊勸作尸，夫何長？

不

悟過更改，我又何言？（按，此語應在後，或即在「吾告堵敖」之前。）

吳光爭國，久余是勝。

何穿自^⑧，闔社邱^⑨陵，爰出子文？

以上一節中最紊亂者數處，已失其韻，當有不少錯誤，又其故事皆失，故不可解。

尾聲

吾告堵敖，以不長（按，楚文王妻息夫人生堵敖及成王，其後成王不*堵敖，今乃曰「告堵敖」，豈堵敖因不嗣位，轉爲楚人所重祀乎。）

陽

何試上自予，忠名宜彰^⑩／

如上所分之章節，以故事爲單位者，看起來實免不了覺得〈天問〉一篇，除三數處以外，並沒有「不次序」的樣子。而此三數處不次敘者，皆失其韻讀，明其有錯亂。于是一篇初看若亂糟糟的文字，竟是一部絕好的古代故事神話史料，而此一史料竟和《孟子》、《山海經》有密切的關係。此之與《山海經》相關，竟有些處是直接的密合，可不細說；蓋其與《孟子》之相關，乃因《孟子》的故事即是他的「於傳有之」，雖倫理化、哲學化到那個地步，究有一個先倫理化、先哲學化期之故事核。然則以《孟子》之「傳」爲信史者，誣也；以之爲改制託古者，妄也。

餘詳論《山海經》章，現不複說。

⑦ 原稿如此。

⑧ 「何穿自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34B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6，均做「何環穿自」。

⑨ 「邱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34B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6，均做「丘」。

⑩ 「何試上自予，忠名宜彰」，《楚辭》，卷3頁35A，做「何試上自予，忠名彌彰」，《屈賦新編》，頁414，做「何試上自序，忠名彌彰」。